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女 客



波伏瓦 著 周以光 译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女 客

波伏瓦 著 周以光 译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411995

SAJ68/03

(皖)新登字 04 号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女客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周以光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装帧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12 $\frac{2}{9}$

插 页:2

字 数:358,000

版 次: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197-9/I·1098

定 价:8.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此作中的自传性成份

柳鸣九

这是一部独特的爱情小说，一个关于一男两女的爱情故事。它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一般意义上的三角恋爱故事，而是特定意义上的“三重奏”故事，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的“三重奏”故事，这里“三重奏”的内涵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三个男女的共同性爱生活。

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有作者的一个题辞：“献给奥尔嘉·高萨绮薇茨。”这个题辞比任何作品的题辞对其作品的意义都更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关系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因而也关系到小说的基本性质，关系到西蒙娜·德·波伏瓦整个文学创作的特色与意义。

奥尔嘉·高萨绮薇茨何许人也？

她是一个从俄国流亡到法国来的工程师的女儿，家住在伯泽韦尔小城，因为当地没有女子中学，就来到卢昂的寄宿学校读书，而这个时期，从1932年直到

1936年，西蒙娜·德·波伏瓦正在这所学校任教。奥尔嘉，由于她的家史与身世，也由于她的聪慧与优越感，与周围的同学均格格不入，加以因为自己的志趣与父母给她硬性规定的学业方向南辕北辙，精神上甚为苦闷，由此产生了一股子叛逆情绪，反对一切，还滋生了一点浪荡倾向，结交三教九流。

西蒙娜·德·波伏瓦比奥尔嘉大九岁，她在卢昂中学任教时期，也与周围的人落落寡合，优越自傲，孤芳自赏，跟传统格格不入，与奥尔嘉身上的叛逆性有点相似，而她又拥有文化知识与执教权威，还存在得如鱼得水，于是，她就成了奥尔嘉在精神苦闷状态中的“救星”与大姐。

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奥尔嘉的密切友谊在1934年就已经开始了，她们成为了莫逆之交。这时的萨特则在勒阿弗尔中学任教，作为波伏瓦的情人与生活伴侣，他经常来卢昂，因此，在1934年上也结识了奥尔嘉。当时，萨特二十九岁，波伏瓦二十六岁，奥尔嘉十七岁。

萨特也很喜欢奥尔嘉，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共同担负起辅导她学业的责任，波伏瓦还得到了奥尔嘉父母的同意，由她来监护奥尔嘉。这样，这个难以驾驭的少女就进入了萨特与波伏瓦的生活圈子，三人成为了亲近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萨特的辅导与监护均收效甚微，奥尔嘉却按十八岁少女常有的规律自行发展成熟起来，何况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符合传统规范、循规蹈矩的姑娘。她与萨特友人圈子中的歌唱家马尔戈成为了密友，此人甚为油练，与奥尔嘉的关系也有点放浪形骸。萨特也日渐被奥尔嘉迷住了，由柏拉图式

的感情而发展成为强烈的爱情与占有欲，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方面与奥尔嘉已有深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在所有一切问题上都与萨特保持一致”^①，这样发展下去，到了1936年，这三个人就建立起“三重奏”的共同生活。波伏瓦回忆此事时这样写道：“今后，我们不再只是一对情侣两个人，我们将成为三人行‘三重奏’。我们认为，人与人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形式应享有天赋特权，也没有一种人际关系形式是不可能的，无权存在的，而我们的三人形式就这样产生出来，成为了现实^②。”

这三个人所“发展创造”的这种新形式人际关系，不仅藐视两性关系（一夫一妻制、同居关系、生活伴侣关系、情侣关系等）的传统规范与约定俗成的习惯，而且与“性爱是排他性的”这一常情也实相悖。尽管如此，却仍出现了黄金般的琴瑟和谐：过去的两人交谈变成了三人的“全体会议”，当萨特与波伏瓦回到家里的时候，奥尔嘉像欢庆节日一样开门迎接，为他们泡茶，做三明治，讲童年的故事；萨特则唱自己最拿手的歌；三人还自编自演戏剧节目；星期天则到塞纳河畔的乡间去，参加露天舞会；他们还不时到酒吧去共度一些时光；而到了复活节，奥尔嘉则跟他们到巴黎去尽情欢乐……

这“三重奏”看来的确美妙，但几乎像昙花一现，很快就出现了裂缝。其原因看来是多方面的。从外界来

①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富力强》第一卷第277页，folio丛书本，1960年版。

②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富力强》第一卷第279页，folio丛书本。

说,它引起骇世惊俗的反应,甚至在萨特的朋友圈子里,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从内部关系来说,这种与“性爱是排他性”的常情相悖的关系,自然会引起复杂的心理矛盾与感情纠葛。“三重奏”的“总设计师”与推动者是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被动参加者。她在这一关系中一直有感格格不入:“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我依恋萨特,我也依恋奥尔嘉,但两种方式不同,不能同日而语,而且都是排他性的,专一的。我对他们的不同感情不可能混为一体。”^①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她最自然不过的感情——嫉妒:“当我们三人一道外出时,……奥尔嘉投萨特的所好,表现得比和我在一起时更妩媚,更娇态十足,更搔首弄姿……而萨特在一心关注着奥尔嘉的时候,与和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则判若两人,因此,在这种三人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旖旎的气氛,我则舍己投效,玉成其好,但我一想到这种三重奏将长年累月持续下去,我就不寒而栗。”^②这样,西蒙娜·德·波伏瓦对奥尔嘉的喜爱感情也就变成了对她的厌恶。在奥尔嘉方面,她仍与那个歌唱家有来往,又结识了萨特的一个名叫波斯特的朋友,并与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于是,萨特与奥尔嘉之间,也经常发生争吵,萨特指责奥尔嘉任性,而奥尔嘉则抱怨萨特专横。事情很快就发展到这

①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富力强》第一卷第292页,folio丛书本,1960年版。

②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富力强》第一卷第293页,folio丛书本,1960年版。

样的地步：“我们三人都发现，我们已被一架由我们自己组装起来的恶魔般的机器压得透不过气来”。^①

“三重奏”宣告失败，前后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基本上没有出 1936 年。后来，奥尔嘉与波斯特终成眷属，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他们的证婚人。

1937 年，那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文学事业上还一事无成，仅有过两三次习作。一天晚上，她与萨特坐在蒙巴纳斯大街上的一家咖啡店里，萨特批评她在创作上无所作为，并对她提出了建议：“为什么你不把你自己写进作品里去”？西蒙娜·德·波伏瓦受此启发，从此开始酝酿《女客》的写作。1938 年 10 月，她正式动笔，1941 年写完全书。在这部小说里，她写的就是一个“三重奏”的故事，而其女主人公之一格扎维埃尔，“我是以奥尔嘉为原型写出来的”^②，她把这部小说献给奥尔嘉，当然，在另外两个主人公女作家弗朗索瓦兹与戏剧表演艺术家皮埃尔身上，也有她自己与萨特的某些身影。因此，不论小说的人物，小说的故事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三人行有多少差别出入，作品的自传成份是不可否认的。

小说于 1943 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处女作，但一炮打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评论，作者由此而一举成名，当时的文坛大师

①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富力强》第一卷第 296 页，folio 丛书本，1960 年版。

②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富力强》第一卷第 277 页，folio 丛书本，1960 年版。

莫里亚克·科克多在读过这部小说后，都给作者写了信。时至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盖棺论定的今日，《女客》仍是她全部文学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一部仍拥有广大读者的“保留节目”。它之所以享有这样的地位、保持这样的魅力，就在于它来源于一个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但却非常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体现着一种独特的人性要求，一种独特的性爱关系，同时也体现着这种独特组合关系下独特的感情纠葛形式、心理矛盾形式，正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的，当她以真实细致的笔触把它们表现出来之后，作品也就成为了真实人性的一个罕见的活生生的标本。而且，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从海明威那里借鉴了精湛的小说艺术，以深刻的心理描写、渗透着人物特定精神色彩的图景、充满了力度的对话，而使作品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品，而不是一份故事说明书。

在论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西蒙娜·德·波伏瓦划在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的范围里，实际上也就是把她置于从属于萨特的地位。应该承认，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萨特，不论是在存在主义哲理上、社会政治活动上还是在爱情生活上。她自己把与萨特保持一致视为自己的“生命线”，这使得她有时显得像是萨特的“小伙计”。事实上，她的力图表现某些存在主义哲理的作品，与萨特、加缪的哲理性作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当代法国文学中并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主要价值与意义不在这里，她另有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她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她写出了她作为

一个杰出的职业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的思想观念、感受体验、精神优越与矛盾苦闷、欢乐与幽怨……而她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就是享有盛誉的理论著作《第二性》、自传性小说《名士风流》与《女客》。正是这三部作品构成了一块支撑着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不朽地位的坚稳的基石。

1992年5月30日

目 次

此作中的自传性成份(译本序) 柳鸣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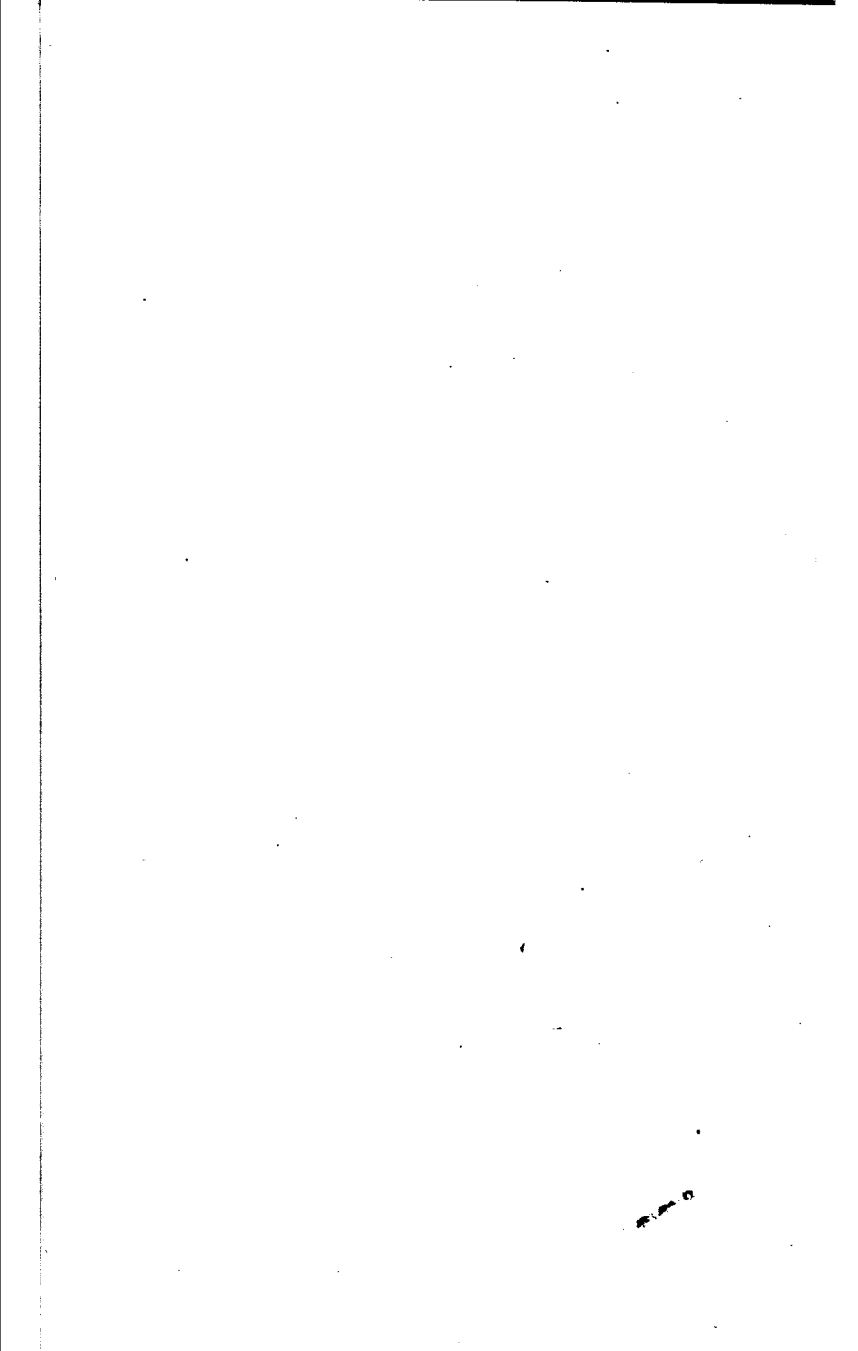
女客

第一部 5

第二部 225

作者简介 肖菲

女 客



献给 奥尔嘉·高萨绮薇茨

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

——黑格尔

第一部

第一章

弗朗索瓦兹抬起眼睛。热尔贝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他注视着手稿，露出一副恶狠狠的神情，看来他是累了。弗朗索瓦兹自己也感到困倦，但她的疲乏中包含着几分亲密和温情：她不喜欢热尔贝眼睛下面的黑圈，他的面容憔悴，表情严肃，看上去他几乎和他 20 岁的年纪相当。

“您不想歇一会儿？”她说。

“不，我还行。”热尔贝说。

“其实，我这儿只剩一场需要誊清了。”弗朗索瓦兹说。

她翻过一页。这时，两点已经敲过一阵了。在这个时刻，剧场里通常不再有人的动静，可今夜剧场还有点生气，打字机发出嗒嗒的响声，粉红色的灯光射在稿纸上。我在这里，我的心在跳动。今夜剧场里有一颗心在跳动。

“我喜欢在夜里工作。”她说。

“是的，”热尔贝说，“夜里安静。”

他打了个呵欠。烟灰缸满满的，全是黄烟头，独脚小圆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和一个空酒瓶，弗朗索瓦兹环顾了一下她这个小小办公室的墙壁，粉红色的环境因为有人的存在而充满了热气 and 光彩。外面就是那个毫无生气的、黑洞洞的剧场，一些僻静的走廊围绕着这个硕大的空心薄壳结构。弗朗索瓦兹放下笔。

“您不想再喝一口？”她问。

“啊，我不反对。”热尔贝说。

“我到皮埃尔化装室再找一瓶。”

她走出办公室，其实，她并不那么想喝威士忌，是这些昏暗的走廊吸引了她。要不是她来到这儿，这里的尘埃气味、半明半暗的光线、透着忧伤的寂静，这一切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全然不存在。而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光如同一盏羞怯的长明灯穿透黑暗。她拥有这种权力：她的存在能使事物摆脱无意识状态，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她走到楼下，推开大厅的门，就像完成一个她早已接受的使命那样，她要让这个空荡荡的漆黑大厅存在。金属防火幕下垂着，墙壁散发出未干油漆的气味，排列整齐的红丝绒椅无声无息地静候着，刚才它们还什么都不等待。此刻，她出现后，它们都伸出了胳膊。它们注视着金属防火幕遮挡的舞台，召唤着皮埃尔，舞台脚灯的灯光和聚精会神的观众。可能应该永远留在这里，使这种寂静和期待成为永恒；但是也可能应该待在他处，在道具仓库，在化装室，在休息室，同时在一切地方。她穿过舞台口，登上舞台，打开演员休息室的门，下楼走到堆着陈旧发霉布景的院子里。唯有她使这些无人问津的场所，束之高阁的物件散发出气息。她来到这里，这些东西属于她。世界属于她。

她跨过一扇挡住演员入口处的小铁门，径直走到剧院前的广场正中。周围的房屋在沉睡，剧院也在沉睡，唯有一扇玻璃窗发出红光。她在一长椅上坐下，黑色的天空在栗树上方闪烁。她似乎觉得自己身临一个安静的专区区政府中心。此时，她并不遗憾皮埃尔不在身边，有着一一种他在场时体验不到的快乐：孤身一人所能享受到的所有快乐。八年来她失去了这种快乐，有时内心似乎感受到一种悔恨。她灰心丧气地靠在长椅的硬木板上。人行道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街上一辆卡车驶过。这些动静加上天空、摇摆不定的树叶以及黑糊糊的墙面上那块发出淡红色灯光的玻璃都存在着，而弗朗索瓦兹却不再存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任何人。

弗朗索瓦兹蓦地跳起，神奇的是重又变成了一个人。恰好